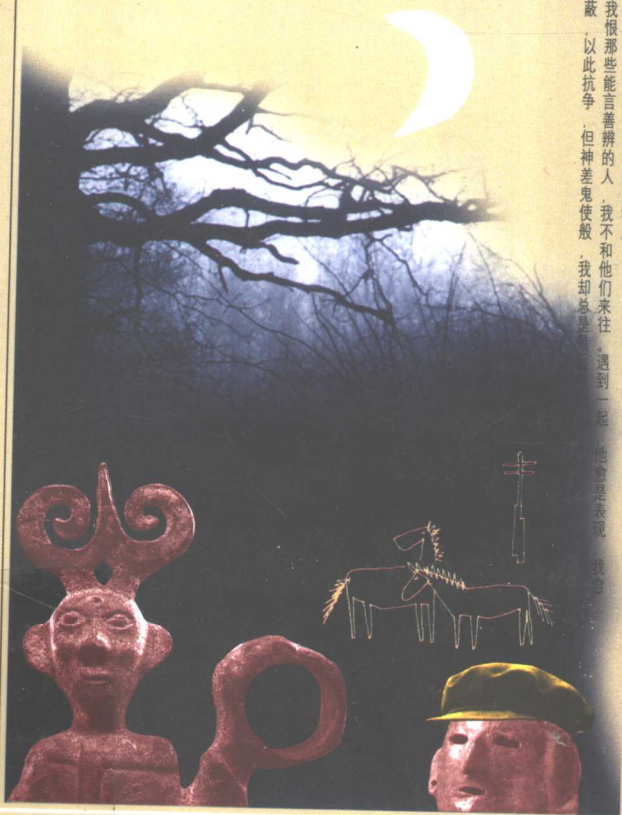




唐克文丛  
贾平凹散文

# 树上的月亮

懦弱阻碍了我，懦弱又帮助了我。  
从小我恨那些能言善辩的人，我不和他们来往。遇到一起，他愈是表现，我愈是隐蔽，以此抗争，但神差鬼使般，我却总是



贾平凹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贾平凹 著

# 树上的月亮



中国戏剧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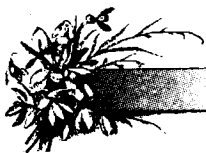
413431





懦弱阻礙了我，懦弱又幫助了我。  
從小我恨那些能言善辯的人，我不和他  
們來往。遇到一起，他愈是誇誇其談，  
我愈是沉默不語；他愈是表現，我愈是  
隱蔽，以此抗爭，但神差鬼使般，我却  
總是最後勝利。

賈平凹



# 序



贾平凹

私营书店在西安出现后，我为许多店写过牌子——我喜欢为茶馆和书店写牌子——最早的一块是“天籁”，次之就是“天德”。“天籁”的老板我认识，红火过几年后倒闭了，据说他背负了牌子离开了店，再不知了去向，而“天德”却从此声名日起，先是在城郊经营一角小店，后发展到城里，规模已经相当地大。但是，我却一直未与老板晤过面。今冬鬼节刚过，鹤坪先生来寻我，谈起“天德”的老板想见我，这当然好，于是，我们就坐在一间小屋子里吃起茶。老板叫左军，个头不高，和我一个类型，胡须却非常好。我当时抽着烟斗，一时想，他如果也用烟斗，样子就极像是三十年代北平城里的文化人了。

有好茶好烟，和有趣味的人说话，那个下午过得很愉快，我夸奖左军经营有道，创出了古城私营书店的名牌，多少有点江河日下斯文当空，他感谢我题了店名，甚至说：我欠你一笔人情债哩。后来，他就谈到他的设想，原来他有一套相当大的计划，即以“十元丛书”的形式出版发行一批读物。首先选中了我的散文。我明白了他之所以

树上的月亮



能到今天，他是一个有长远目光的人，心存大志又极力把小事做好。“十元丛书”的设想不是一时的冲动和谋利的短期行为，他要把“天德”办成一个名店，以书店在古城的文化建设中的贡献树立一个文化人的形象。他当然首先是商人，设想是建立在市场需要上，而且大的行动是在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我想起了金钱可以使人大气的话——但毕竟在目下图书市场极其混乱，盗版泛滥，偷税肆行，原始积累十分残酷和恶劣，像他这样“乱世要当英雄”的书店老板仍是少有的。我们的合作几乎在毫不费力的情况下就达成了。

我的书遭受盗版和私自编印的噩运多多(经见过了许多品质低下的人)，也以各种版本出版了相当数量，但私营性质的，系统地把散文出版小册，这是第一次尝试。以左军的意思，这套书将面向更年轻的读者，更易于购买和阅读，如果效果不错，将每年推出一批，以致蔚然成观。但愿如此！在欣然写下这点感慨时，我想起了两句话，一句是刻在山崖上的一位古时不接受入朝的隐士的“野心被白云纠缠”，一句是我曾写过的条幅：“天德清正。”

1998年12月1日午



丑石	1
月迹	4
冬景	8
爱的踪迹	12
地平线	16
一棵小桃树	18
知道	22
人病	25
进山东	32
白夜	38
弯榆杂感	42
访兰	44
月鉴	46
地下动物园	51
小巷	54
雪品	56
山石、明月和美中的我	59
安西大漠风行	62
梦城	64



柳园	66
酒	68
盼儿	71
母亲	74
空谷萧人	79
文竹	84
天上的星星	87
云雀	90
品茶	93
静	97
两代人	100
读山	103
秦腔	107
木耳	115
三游华山	118
桌面	121
戈壁滩	124
河西	126
温泉	130
冬花	133
对月	137
登鸡冠山	139
太阳路	141
一只贝	144
一个有月亮的渡口	146
风竹	152
读画随意	155



# 丑 石



我常常遗憾我家门前的那块丑石呢：它黑黝黝地卧在那里，牛似的模样；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留在这里的，谁也不去理会它。只是麦收时节，门前摊了麦子，奶奶总是要说：这块丑石，多碍地面哟，多时把它搬走吧。

于是，伯父家盖房，想以它垒山墙，但苦于它极不规则，没棱角儿，也没平面儿；用錾破开吧，又懒得花那么大气力，因为河滩并不甚远，随便去掬一块回来，哪一块也比它强。房盖起来，压铺台阶，伯父也没有看上它。有一年，来了一个石匠，为我家洗一台石磨，奶奶又说：用这块丑石吧，省得从远处搬动。石匠看了看，摇着头，嫌它石质太细，也不采用。

它不像汉白玉那样的细腻，可以凿下刻字雕花，也不像大青石那样的光滑，可以供来浣纱捶布；它静静地卧在那里，院边的槐荫没有庇覆它，花儿也不再在它身边生长。荒草便繁衍出来，枝蔓上下，慢慢地，竟锈上了绿苔、黑斑。我们这些做孩子的，也讨厌起它来，曾合伙要搬它走，但力气又不足；虽时时咒骂它，嫌弃它，也无可

树  
上  
的  
月  
亮







奈何，只好任它留在那里去了。

稍稍能安慰我们的，是在那石上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坑凹儿，雨天就盛满了水。常常雨过三天了，地上已经干燥，那石凹里水儿还有，鸡儿便去那里喝饮。每每到了十五的夜晚，我们盼那满月出来，就爬到其上，翘望天边；奶奶总是要骂的，害怕我们摔下来。果然那一次就摔了下来，磕破了我的膝盖呢。

人都骂它是丑石，它真是丑得不能再丑的丑石了。

终有一日，村子里来了一个天文学家。他在我家门前路过，突然发现了这块石头，眼光立即就拉直了。他再没有走去，就住了下来，以后又来了好些人，说这是一块陨石，从天上落下来已有二三百 years 了，是一件了不起的东西。不久便来了车，小心翼翼地将它运走了。

这使我们都很惊奇！这又怪又丑的石头，原来是天上的呢！它补过天，在天上发过热，闪过光，我们的先祖或许仰望过它，它给了他们光明，向往，憧憬；而它落下来了，在污土里，荒草里，一躺就是几百年了？！

奶奶说：“真看不出！它那么不一般，却怎么连墙也垒不成，台阶也垒不成呢？”

“它是太丑了。”天文学家说。

“真的，是太丑了。”

“可这正是它的美！”天文学家说，“它是以丑为美的。”

“以丑为美？”

“是的，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正因为它不是一般的顽石，当然不能去做墙，做台阶，不能去雕刻，捶布。它不是做这些小玩意儿的，所以常常就遭到一般世俗的讥讽。”

奶奶脸红了，我也脸红了。



我感到自己的可耻，也感到了丑石的伟大；我甚至怨恨它这么多年竟会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而我又立即深沉地感到它那种不屈于误解、寂寞的生存的伟大。



1980年

树  
上  
的  
月  
亮





# 月 迹

唐  
克  
文  
丛



贾  
平  
凹  
散  
文

我们这些孩子，什么都觉得新鲜，常常又什么都不觉满足；中秋的夜里，我们在院子里盼着月亮，好久却不见出来，便坐回中堂里，放了竹窗帘儿闷着，缠奶奶说故事。奶奶是会说故事的；说了一个，还要再说一个……奶奶突然说：

“月亮进来了！”

我们看时，那竹窗帘儿里，果然有了月亮，款款地，悄没声儿地溜进来，出现在窗前的穿衣镜上了：原来月亮是长了腿的，爬着那竹帘格儿，先是一个白道儿，再是半圆，渐渐那爬得高了，穿衣镜上的圆便满盈了。我们都高兴起来，又都屏气儿不出，生怕那是个尘影儿变的，会一口气吹跑呢。月亮还在竹帘儿上爬，那满圆却慢慢儿又亏了，缺了；末了，便全没了踪迹，只留下一个空镜，一个失望。奶奶说：“它走了，它是多多的；你们快出去寻月吧。”

我们就都跑出门去，它果然就在院子里，但再也不是那么一个满满的圆了，尽院子的白光，是玉玉的，银银

的，灯光也没有这般儿亮的。院子的中央处，是那棵粗粗的桂树，疏疏的枝，疏疏的叶，桂花还没有开，却有了累累的骨朵儿了。我们都走近去，不知道那个满圆儿去哪儿了，却疑心这骨朵儿是繁星儿变的；抬头看着天空，星儿似乎就比平日少了许多。月亮正在头顶，明显大多了，也圆多了，清清晰晰看见里边有了什么东西。

“奶奶，那月上是什么呢？”我问。

“是树；孩子。”奶奶说。

“什么树呢？”

“桂树。”

我们都面面相觑了，倏忽间，哪儿好像有了一种气息，就在我们身后袅袅，到了头发梢儿上，添了一种淡淡的痒痒的感觉；似乎我们已在了月里，那月桂分明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一棵了。

奶奶瞧着我们，就笑了：

“傻孩子，那里边已经有人了呢。”

“谁？”我们都吃惊了。

“嫦娥。”奶奶说。

“嫦娥是谁？”

“一个女子。”

哦，一个女子。我想。月亮里，地该是银铺的，墙该是玉砌的：那么好个地方，配住的一定是十分漂亮的女子了。

“有三妹漂亮吗？”

“和三妹一样漂亮的。”

三妹就乐了：

“啊啊，月亮是属于我的了！”

三妹是我们中最漂亮的，我们都羡慕起来：看着她的狂样儿，心里却有了一股儿的嫉妒。我们便争执了起来，





每个人都说月亮是属于自己的。奶奶从屋里端了一壶甜酒出来，给我们每人倒了一小杯儿，说：

“孩子们，你们瞧瞧你们的酒杯，你们都有一个月亮哩！”

我们都看着那杯酒，果真里边就浮起一个小小的月亮的满圆。捧着，一动不动的，手刚一动，它便酥酥地颤，使人可怜儿的样子。大家都喝下肚去，月亮就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了。奶奶说：

“月亮是每个人的，它并没有走，你们再去找吧。”

我们越发觉得奇了，便在院里找起来。妙极了，它真没有走去，我们很快就在葡萄叶儿上，瓷花盆儿上，爷爷的锨刃儿上发现了。我们来了兴趣，竟寻出了院门。

院门外，便是一条小河。河水细细的，却漫着一大片的净沙；全没白日那么的粗糙，灿灿地闪着银光，柔柔和和得像水面了。我们从沙滩上跑过去，弟弟刚站到河的上湾，就大呼小叫了：

“月亮在这儿！”

妹妹几乎同时在下湾喊道：

“月亮在这儿！”

我两处去看了，两处的水里都有月亮，沿着河沿跑，而且哪一处的水里都有月亮了。我们都看起天上，我突然又在弟弟妹妹的眼睛里看见了小小的月亮。我想，我的眼睛里也一定是会有的。噢，月亮竟是这么多的：只要你愿意，它就有了哩。我们就坐在沙滩上，拥着沙儿，瞧那光辉，我说：

“你们说，月亮是个什么呢？”

“月亮是我所要的。”弟弟说。

“月亮是个好。”妹妹说。

我同意他们的话，正像奶奶说的那样：它是属于我们



的，每个人的。我们就又仰起头来看那天上的月亮，月亮白光光的，在天空上。我突然觉得，我们有了月亮，那无边无际的天空也是我们的了：那月亮不是我们按在天空上的印章吗？

大家都觉得满足了，身子也来了困意，就坐在沙滩上，相依相偎地甜甜地睡了一会儿。



树  
上  
的  
月  
亮





## 冬 景

唐  
克  
文  
丛



贾  
平  
凹  
散  
文

早晨起来，匆匆到河边去；一个人也没有，那些成了固定歇身的石凳儿，空落着，连烫烟锅磕烟留下的残热也不曾存，手一摸，冷得像烙铁一样地生疼。

有人从河堤上走来，手一直捂着耳朵，四周的白光刺着眼睛，眯眯地睁不开。天把石头当真冻硬了，瞅着一个小石块踢一脚，石块没有远去，脚被弹了回来，痛得“哎哟”一声，俯下身去。

堤下的渡口，小船儿依然系在柳树上，却不再悠悠晃动，横了身子，被冻固在河里。船夫没有出舱，弄他的箫管吹着，若续若断，似乎不时就被冻滞了。或者嘴唇不再软和，不能再吹下去，在船下的冰上燃一堆柴火。烟长上来，细而端。什么时候，火堆不见了，冰面上出现一个黑色的窟窿，水咕嘟嘟冒上来。

一只狗，白茸茸的毛团儿，从冰层上跑过对岸，又跑过来，它在冰面上不再是白的，是灰黄的。后来就站在河边被砸开了的一块冰前，冰里封冻了一条小鱼，一个生命的标本。狗便惊奇得汪汪大叫。



田野的小路上，驶过来一辆拉车。套辕的是头毛驴，样子很调皮，公羊般大的身子，耳朵上，身肚上长长的一层毛。主人坐在车上，脖子深深地缩在衣领，不动也不响，一任毛驴跑着。落着厚霜的路上，驴蹄叩着，干而脆地响，鼻孔里喷出的热气，向后飘去，立即化成水珠，亮晶晶地挂在长毛上。

有拾粪的人在路上踉踉地走，用铲子捡驴粪，驴粪却冻住了。他立在那里，无声地笑笑，做出长久的沉默。有人在沙地里扫树叶，一个沙窝一堆叶子，全都涂着霜，很容易抓起来。扫叶人手已经僵硬，偶尔被树枝碰了，就伸着手指在嘴边，笑不出来，哭不出来，一副不能言表的表情，原地吸溜打转儿。

最安静的，是天上的一朵云，和云下的那棵老树。

吃过早饭，雪又下起来了。没有风，雪落得很轻，很匀，很自由。在地上也不消融，虚虚地积起来，什么都掩盖了本质，连现象都模糊了。天和地之间，已经没有了空间。

只有村口的井，没有被埋住，远远看见往上喷着蒸气。小媳妇们都喜欢来井边洗萝卜，手泡在水里，不忍提出来。

这家老婆婆，穿得臃臃肿肿，手背上也戴了蹄形手套，在炕上摇纺车。猫儿不再去恋爱了，蜷在身边，头尾相接，赶也赶不走。孩子们却醒得早，趴在玻璃窗上往外看。玻璃上一层水气，擦开一块，看见院里的电线，差不多指头粗了：

“奶奶，电线肿了。”

“那是落了雪。”奶奶说。

“那你在纺雪吗，线穗子也肿了。”



树  
上  
的  
月  
亮





他们就跑到屋外去，张着嘴，让雪花落进去，但那雪还未列嘴里，就总是化了。他们不怕冷，尤其是那两颗眼睛。互相抓着雪，丢在脖子里，大呼大叫。

一声枪响，四野一个重重的惊悸，阴崖上的冰锥震掉了几个，哗啦啦地在沟底碎了，一只金黄色的狐狸倒在雪地里，殷红的血溅出一个扇形。冬天的狐皮毛质最好，正是村里年轻人捕猎的时候。

麦苗在厚厚的雪下，叶子没有长大来，也没有死了去，根须随着地气往下掘进。几个老态龙钟的农民站在地边，用手抓着雪，咬咬地捏个团子，说：

“好雪，好雪。冬不冷，夏不热，五谷就不结了。”

他们笑着，叫嚷着回去煨烧酒喝了。

雪还在下着，好大的雪。

一个人在雪地里默默地走着，观赏着冬景。前脚踏出一个脚印，后脚离起，脚印又被雪抹去。前无去者，后无来人，他觉得有些超尘，想起了一首诗，又道不出来。

“你在干什么？”一个声音。

他回过头来，一棵树下靠着一个雪桩。他吓了一跳，那雪桩动起来，雪从身上落下去，像脱落掉的锈斑，是一个人。

“我在做诗。”他说。

“你就是一首诗。”那个人说。

“你在干什么？”

“看绿。”

“绿在哪儿？”

“绿在树枝上。”

树上早没有了叶子，一群小鸟栖在枝上，一动不动，是一树会唱的绿叶。

